



编者按

中国是茶的故乡。中国人发现并利用茶,据说始于神农时代。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饮茶在人们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。

安化黑茶,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也是中国黑茶的始祖。唐代有史料记载的“渠江薄片”,曾列为朝廷贡品。明嘉靖三年(公元1524年),安化黑茶正式创制。

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。10月21日至24日,第五届湖南·安化黑茶文化节在安化黑茶特色小镇举行。本期,我们聚焦安化黑茶,看一片小小的树叶,如何搅动历史风云,让堂堂大宋官家放下身段去“和谈”;又如何在今日的乡村振兴中,上演“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”的故事。

云上的诗行

喻俊仪

因为喜欢安化黑茶,喜欢二十四小时恬雅的茶生活,所以,也喜欢平时到安化的茶园走走看看。其中最想去的是云台山上的云上茶园,那些整齐有序、清新雅致的茶梯,像一句句温婉清丽、意韵绵长的诗行。

很多人喜欢在春风和煦、草木回春的季节去云台山。当然,我也不例外,那个时候的云台山确实有太多吸引人的景致。我曾多次在春天去过那里。

如果时间充裕,我会选择步行上山。我喜欢不紧不慢地在盘山公路上晃荡,转一个弯,停下来看一看山下。每转一个弯,我身处的海拔高度就上升几十米。天地静谧,广阔恢宏。随着这种高度的上升,某些事物越来越渺小,你想将它忽略就将其忽略。迎面吹来的山风变得更加凉润,呼啦啦,迎风站立,有些哽咽在身体里的东西便被吹走了。这种感觉可真好,心里空了,又不需向谁请示,也不需经谁批准,我就可以任性地将自己喜欢的事物揽入怀。

不过,我也不会太贪心,我要在心里留点空余的地方,还有更美好的事物在等着我。我也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,见到那一大片茶园,就大呼小叫地冲进去。当然,这也不能怪人家,他们从山下飞扬的尘土中来,猛地见到连绵起伏、迤逦秀美的云上风光,蓦地就被惊到,那样的冲动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对于他们的随性与不稳重,茶树们表示理解与宽容,它们并不讶异,表现得淡定从容。或许,它们的心思全在那些刚刚绽出来的芽尖上。那是它们酝酿了很长时间才抒发出来的诗情。它们在等待,那个真正懂诗的人。

从茶树的表情上判断,我不是它期待的那一个人。好吧,让我也一起等待,那个人究竟是谁?

茶园里,采茶的人默然不语,他们默默地掐下一星嫩芽,就像掐下了一小段时光,一小缕春色。这样的态度,是对一株茶树的尊重,也是对一个季节的致敬。可是,这些采茶人中,谁是那个最懂诗情的人呢?是那个怕晒太阳打着花伞的红衣女子吗?是那个戴着宽沿草帽背着水壶的大嫂吗?是那些戴着头巾,背着竹篓佻装采茶,或者在茶园边摆开茶席配合拍摄宣传片的茶艺师吗?看来,好像都是,又好像都不是。

但是我知道,那个最懂诗情的人,肯定就在这片茶园里。这个人一定有着一棵茶树的情怀,他(她)的气息与茶树一样,他(她)与茶树站在一起,让我能够感知,似近,却远,犹如这片茶园,就在我的能够目睹的地方,更在我无法目睹的外部世界之外。

我放弃寻找,选择一个隘口,拐进一处幽静的山坳。这里有一小片茶园,四周被山峰围合,阳光从山顶斜照下来,在这片茶园里划了一条弯曲的斜线,将茶园划为界限分明的两半,一半明亮清透,一半寂静幽然。

我往茶园的更深处行走,目光沿着弯曲的光线搜寻,发现光亮中与暗影里的茶树似乎不同。其实,茶树的高度完全一样,但是它们的姿态与气质是不一样的。左边山峰下,被阳光照亮的那一部分,光泽明绿,绽出的芽尖活泼泼地立在枝端,似乎正要轻启芳唇,它们是要争相告诉我一些小秘密吗?右边山峰下,被树影遮蔽的那一部分茶园,显然要安谧些,同样绽在枝端的芽尖,似乎还在沉睡,深敛雅静,还在矜持着,不打算将自己内心的芳华立刻展现。

再往前走,我突然发现,眼前出现的竹篓里盛了半篓春光。抬眼一看,一个矮小佝偻的身影置身茶园昏暗的曲线上,竹斗笠遮住了她的脸,我只看到她身前的茶树在轻微晃动,饱满嫩绿的细芽被摘下来,盛在身后的竹篓中。我的目光从竹篓往上移动,停在那只采摘茶芽的手上。它干瘦、青筋毕现、布满皱纹与斑点,但是它的动作尚显敏捷、轻盈,随着它移动的,还有手腕上那只青绿色玉镯。茶树、绿芽、阳光、玉镯、老年斑,这种组合有些奇异,又似乎别有深意。

春光十里,山色几重。我看到岁月的影子,在一片茶叶的脉络里奔驰,在暴瘦的筋骨与莹润的玉镯里显现。我不必再去寻找那个最懂诗情的人。这一刻,已经容留完整的光。

当然,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,为云上的诗句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。云上茶脉,自在随心。走进茶文化体验大厅,就会迎面看到这几个字。云脉,是一个茶品牌。在我的理解中,这个茶品牌,不是单指某种茶,更是某种茶中被赋予的意蕴,是更深层次的东西。不管其成品是红茶、绿茶,还是黑茶,只要是生长在云上茶园,沾过云台山上的云雾,被云上人的目光抚慰过,那些凝结的条索与叶片,都会清晰地记得生命中的美好瞬间,它们会在适当的时候,选择自己独特的方式予以呈现。这是我坐在茶席旁,捧着一杯香茗时突然领悟到的。我已经忘记山下的世界,置身于云脉氤氲的茶境中。

阳光和暖,明灿,我攀上茶园旁的山峰,坐在嶙峋的石块上。石块沉默,我也沉默。世界显得虚无的意味,我在这虚无中寻找虚无的意义。我的视线落在一株生长在石缝的茶树上,我从岩石的坚硬与夹缝中,看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。同时,我也感到了自己与那株茶树的共通。我从一株茶树上,看到了自己生长的痕迹。我认识的那片叶子,悄悄对我说:我和你,都是美的。

那一天,风从云上吹过,一朵停云发出祥光。我在云上看到的一切,都是我必将看到的。我听到的云上传说,是从未消失的精神隐喻。我读到的诗行,是时光中的一个段落,没有之前,也没有之后。



茶园春晓。

宋朝官家与梅山安化茶叶那些事儿

孙国基

公元1072年前,安化这一片地,叫梅山蛮地。梅山蛮民与宋朝之间对抗了一百年,才归顺朝廷,以“归安德化”为安化县。这背后的缘由,主要是茶叶。

宋朝是一个对茶叶特别重视的朝代,政治、军事上缺不了茶,达官贵人和市井百姓,也缺不了茶。

皇帝宰相文豪都是茶痴。著名画家皇帝宋徽宗还写了茶叶著作《大观茶论》,著名宰辅中,范仲淹写过《斗茶歌》,欧阳修、王安石也有不少茶诗。欧阳修有诗句:“建安三千里,京师三月尝新茶”,可以看出,皇帝宰相们要喝新茶的急切。著名文豪苏轼写过近百首茶诗,最著名的诗句有“戏作小诗君勿笑,从来佳茗似佳人”,“何须魏帝一凡药,且饮卢仝七碗茶”。

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与茶叶有关的诗词达320首之多。“水品茶经常在手,前生疑是竟陵翁”明确说自己可能就是茶圣陆羽转世。

老百姓也是从早到晚喝茶。北宋的都城汴京,南宋时期的都城(临安)杭州,凡是闹市区和居民集中地方,茶坊一个挨着一个的。不仅有专供文人、仕女夜游吃茶的夜市茶坊,还有商贩、大众百姓在早晨边喝茶边谈,进行茶叶买卖交易的早市茶坊。

在宋代,茶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。西北少数民族的金、辽、西夏等强大的骑兵,时常攻打宋朝,朝廷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,才能对付敌人的骑兵。中原地区自己不产好马,朝廷用茶叶向西夏、向北方游牧民族换取战马。

茶叶需求量大了,凡是产茶叶多的地方,就成了宝地。因此,资江中上游的这片产茶区,就被梅山蛮民占领着的梅山地区,自然就被官家关心、惦记。

北宋初期,湖南、益阳地方官向朝廷报告梅山地区的关键词有:“山间生殖无几,唯茶甲诸州县”,就是说,这地方很穷,只有茶叶天下第一。茶叶又多又好到了什么状态呢?“山崖水畔,不种自生”。

梅山地区,简单讲,就是现在湖南中部

的山区。《宋史·梅山蛮传》记载:“上下梅山峒蛮,地其千里,东接潭(潭州,今长沙),南接邵(邵州,今邵阳),西则辰(辰州,今沅陵),北则鼎(鼎州,今常德)。”

梅山地区大致从晚唐、五代十国起,开始不服王法。这些没有正规军队的梅山蛮显得很厉害,多次打败了朝廷征讨大军,还一度攻进长沙、邵阳、益阳城里,进行抢夺。在梅山战斗历史中,最著名的是“王司徒战死在梅山”故事。马殷在长沙建立楚国的第四年(929年),想拿下梅山峒蛮占领的这一片千里地盘。马殷派司徒王全率领一万精兵进攻梅山。王全带领大部从今天宁乡的巷子口进入梅山后,被梅山峒民关门打狗,王全战败身亡。但梅山人很敬佩英雄,他们好好安葬了王司徒,还把王全战死的山岭叫司徒岭,山下集镇叫司徒铺。现在,安化高明乡的司徒墓,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国家正规军打不赢梅山农民自卫队,原因之一,梅山的农民个个会武功,很团结。

王司徒战死50年后,宋太宗不信这个邪!公元979年,宋朝廷派兵进攻梅山。首先,朝廷军队得胜,俘获了上千名“梅山农民自卫军”。后来,梅山峒民在左甲首领扶汉阳、右甲首领顿汉凌率队下,誓死保卫梅山峒,在与朝廷几次大战中,“梅山农民自卫军”两大首领先后战死,梅山峒民伤亡惨重。但是,朝廷官兵损失更大,对梅山农民自卫军很畏惧,不敢轻易攻进梅山深处,担心变成第二个王司徒。从此,北宋朝廷在梅山四周建立几十个军事据点,与“梅山蛮”进行了近百年封锁和拉锯战。从宋太宗到宋神宗先后五个皇帝,都没有把梅山蛮给灭掉。

宋仁宗庆历七年(1047年),发生了一件事,宋朝和西夏双方停战议和,条件之一是北宋国每年要免费供应几万斤茶叶给西夏。

茶叶吃紧!于是,如何拿下梅山这片产茶叶的宝地,成了宋仁宗案头的大事。宋仁宗皇帝就向长沙和益阳地方官喊话“给朕出个主意吧!”潭州府、益阳县的官员就说,打,不行,就拉吧。也就是在与西夏签订供应茶叶协议的这一年,庆历七年(1047年)七月,潭州的知府刘元瑜派人到梅山,私下与梅山边界的峒

民约定,官府用盐、大米等梅山稀缺的物品,来换你们的茶叶,只做生意,不打仗。

后来,益阳知县张颉也向朝廷建议,准许梅山峒民在益阳交界处(就是现在桃江、宁乡市西部地区)耕种、打猎、搞集市贸易,用盐换茶叶。

又过了20多年,宋神宗熙宁三年(1070年),湖南地方官奏请朝廷,提议对“梅山蛮”“宜臣属而郡县之”。就是说,在梅山建立县政权,中央财政拨付资金,帮助建好公共设施,发展生产,只要生活明显改善了,梅山蛮民就会愿意服从朝廷。宋神宗说,这个主意好!对“梅山蛮”实行怀柔政策。潭州及益阳官府,分别派多路人马,包括密印寺的方丈,进山与梅山王苏甘和各峒主和谈。宋神宗熙宁五年(公元1072年),宰相王安石派亲信章惇带兵前往益阳,以武力相威胁,逼迫梅山王苏甘接受招安。

梅山蛮民因为与朝廷军事对抗近百年,经济被封锁,盐与铁等物资奇缺,生活苦不堪言,和谈自然很顺利,苏甘做通了36峒峒主的工作,献出了梅山地图和人口册。

安化县治,就设在梅城镇。梅城的东北面是著名的芙蓉山,这里很可能就是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里写的“无射(yi)山,云:蛮俗当吉庆之时,亲族集会,歌舞于山上,山多茶树。”

立功归朝的章惇和安化第一任知县毛渐,都把芙蓉山上的茶,献给皇帝。皇帝特别喜爱,被称为“芙蓉山茶”。

不久,朝廷还专门在资江边的东坪镇,设立专门的茶叶交易场(官办博易场),官家用粮食、盐、铁等物资,向安化山民换取茶叶、名贵中草药。

堂堂大宋官家,竟然放下架子,去与自己皇天之下的一些蛮民搞“和谈”,实在是茶叶这个东西逼的!

“唯茶甲诸州县”,至少一千年来,安化都没有辜负这一盛名。自从明朝廷把安化黑茶定为“官茶”起,安化一直是中国黑茶最大产区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安化大多数时间是茶叶百强县的前三名。现在,安化县是中国产茶第一县、茶叶税收第一县、闻名于世的“中国黑茶之乡”。

茶乡布谷

刘盛琪

一碗沁入心肺的茶,导入旅程的舒畅,梅山,我们难忘此行。一片碧绿的茶叶,也成就了山民,成就了一片树叶的传奇。

光环闪耀,掠过我的眼眸,像一根幸福的金线串连着我的生活。

茶的琥珀,打湿双唇,一股莫名的兴奋,又让谁一路行走在远方的路径。

所有的醉意,在和谐里启程,追赶着小城镇人的幸福与希望的羽翼。

三

掷一碎步,也就那么一不小心,跌入唐宋诗词里,看山花烂漫,品一碗黑茶香餐。

久远的茶味很浓,在心旷神怡的商旅,又被一群骚客嗅到,怎么捕捉这诱人的芳香,我们只能走走停停。

走走停停。良久,脚步如沐春风,紧紧相随,唯恐

踏入大地的声响太重,会抖落游走在天空漫步的那朵云。

四

路上,天空在摇晃,经飘香的河流,河岸繁花朵朵。

路上,高山摇动,经振兴的乡村,千百亩碧绿的茶林。

路上,大地摇摆,勤劳创造的神奇故事惊人。

一声敲击,声响躲在时光的背后,茶歌响遍,蛮民大地,黑茶号子如布谷鸟又响起,在洋场万里。

而后,山城霓虹闪烁,在雪峰山脉的福地里,回答你的,只有最终的缄默,只有那一声声清脆的:

嘿咻、嘿咻 嘿咻、嘿咻 嘿咻……

千年国韵瓷茶情

——安化黑茶与醴陵陶瓷的对话

李定新

两茶是你闯关过卡的通牒!

千年之后,你我终于相遇。古老的丝绸之路,见证我俩千年的情缘!千年的等待,换来我俩千年一遇。千年的时光,抚慰我俩不老的容颜!

从此,古老的丝绸之路,流传着一段黑美人与白大侠的佳话;从此,安化黑茶与醴陵陶瓷,不离不弃,相依相拥,情义绵延。从此,历史的长河中,氤氲着千年的国韵;从此,安化黑茶与醴陵陶瓷,继续着黑与白千年的缠绵。

曾几何时,因为战火,我们被迫短暂的分开。但你白玉般的身影一直在心里,我们心灵碰撞的回声萦绕不绝!曾几何时,因为

时代的变迁,我们归隐在各自的家园。但我一直沉醉在你琥珀色的光芒里,我们醴醴醇香的情感一如从前!如今,新的时代新的呼唤,让我们重新走到一起。一带一路,黑与白再续情缘。如今,湘品出湘强强联手,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决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,黑美人与白大侠重踏征途!

我们就一起站在窗口眺望世界。中国梦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,我们就一起翻开历史的新篇章!发出中国声音,传播中华文明。一带一路让我们再次携手共赴远方,我们就一起创造一个崭新的辉煌!



茶亦醉人何须酒。



安化第一茶厂百年老木仓。本版照片均为 曾丽霞 摄